

新中國 文藝叢刊

Sinzhungguo Wenji Cungan



高尔基
與中國

孫克誠



新中國文藝叢刊

2

高爾基與
中國

讀書生活出版社

1940

新中國文藝叢刊 2

高爾基與中國

(S) 版初月八年八廿國民
(K) 版再月六年九廿國民

編輯者：
出版者：
總經售：

代售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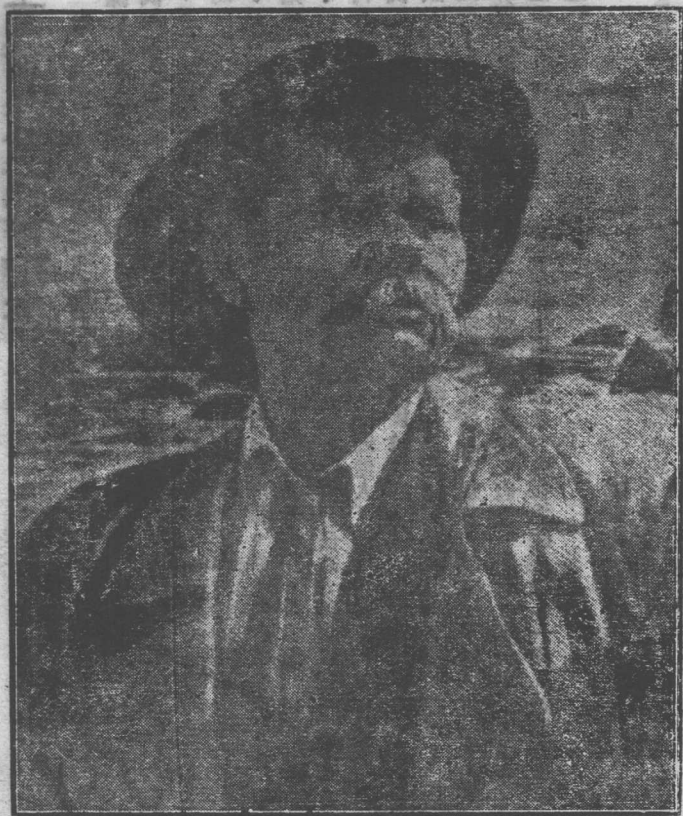
新中國文藝社
新中國文藝社
讀書生活出版社

重慶民生路六十九號
桂林桂西路十七號
昆明華山南路九十號
成都祠堂街七十二號
貴陽中華南路五十七號
香港繩花街三十三號
上海靜安寺路斜橋弄
全國各大書店

實價國幣一元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高爾基畫像 I. I. 勃洛德斯基作

高爾基致孫中山書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十月二十八日】

敬仰之孫逸仙！

予俄人也，現所爭取之思想勝利與足下同；無論此種思想於何地獲勝，予之以此勝利爲幸，亦與足下同。予慶祝足下之美滿成功，對於足下，對於中國海勾力士（註），凡屬忠誠之人，均以至意歡欣及驚異而注視足下之工作。我輩俄人所願望者，亦足下所欲獲得者也。吾人在精神上爲兄弟，在志願上爲同志；而俄國政府及其奴僕則使我人對華人處於敵對地位。吾人均係社會主義者，精誠信奉全世界將能度其兄弟生活。吾人能令貪婪魯鈍之徒，推動人種仇視之發展，而成爲社會主義途中一黑暗而堅固之壁壘乎？反之，吾人現竭全力，以破滅我輩敵人破滅全世界優秀人物之惡念。此種敵人欲吞沒太陽，以便更順利從事其黑暗騷亂事業，佈仇恨於世界，壓迫他人。我輩社會主義者，必須隨時說明：當世有政府間之仇視，不應有統治階級之貪婪所引起之民族仇恨。敬仰之孫逸仙，予請足下撰文一篇，論華人一般對於歐洲資本家掠奪野心之態度如何，其局部對於俄國當局行動之態度又如何？貴國人士對於此種行動如何反應？倘足下無暇自撰此文，請足下囑任何友人爲之，然希足下親爲校閱，請用一種歐洲文字寫成，並希遞交敝處。此事務懇爲之，蓋須使俄人能按正直華人所言，藉知中國之復興，而不聽從爲資本家服務之歐洲記者之敘述也。予深知足下所發表之「社會主義運動」一文，並曾讀足下之筆記；予深敬足下，並信足下將慨然允諾。

瑪克辛·高爾基 在加普里，意大利。

註：Hercule 希臘神話中之英雄，力大無比。

目錄

白

高爾基平奏

〔三二四〕

高爾基畫像 (L. I. Brodsky 作)

前

高爾基「國語文集」

〔一八六〕

高爾基四書

〔一三六〕

高爾基與中國 (蘇 A. Gato 作)

什之譯

〔二二二〕

書人 (蘇 I. 魯波爾作)

什之譯

〔四〕

一大會與高爾基 (蘇 A. Gato 作)

蕭汾著

〔三〇七〕

一個婦人 (高爾基作)

應服羣譯

〔二〇三〕

絲再關於惡魔 (高爾基作)

尙文譯

〔七四〕

快樂 (高爾基作)

適夷譯

〔九六〕

一枚銅幣 (高爾基作)

滿濤譯

〔二七九〕

江輪上 (高爾基作)

黃峯譯

〔一四〇〕

論尼魯希加 (高爾基作)

岳昭譯

〔一八七〕

高爾基與現實主義 (蘇聯 A·拉弗茨列作) 蔣天佐譯 (二二二)

「文化的主人翁們，」站在那一邊？ (高爾基作) 史篤譯 (二五六)

藝術與工藝 (高爾基作) 滿濟譯 (二九二)

「敬愛的兒童」 (蘇聯 E. Marshak 作) 什之譯 (三〇三)

第一次會見高爾基 (蘇聯格拉特珂夫作) 蕭岱譯 (三〇七)

「時代的總結」 (蘇聯西里布列揚斯基作) 羅稷南譯 (三一五)

高爾基的書 (一三九)

高爾基「國防文集」 (一八六)

高爾基逝世三年祭 (二九一)

高爾基年表 (三一四)

編後 (三二二)

目錄

高爾基與中國

蘇聯 A. Galov 作
什麼文讀之單本

之下又出了一本高爾基文編，影印出蘇聯高爾基全集四十五冊，蘇聯文讀之單本也。

「文讀之單本」我們的心是高爾基永久安身的最美麗最神聖的地方。——蘇聯用這樣的話表
明了全世界一切誠實人們的感覺，因為在大地上，沒有一個角落，是不知道高爾基的。

在中國，高爾基被尊為偉大的藝術家，敬愛的導師，親愛的朋友。塔斯社駐蘇聯記者羅曼夫同
志最近報告說，他曾在被日本人奪去的蘇聯，問一個中國船夫，關於蘇聯，他知道些什麼？于是他
便講起他所最熟悉的事情。這個不識字的船夫竟竭力給他講起高爾基的小說母親來了，原來
曾經有一個學生把這小說讀給他聽過。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高爾基成為中國人民親愛的作
家，因為他是被中國人民所瞭解的，他對於中國人民是親近的。高爾基的思想，對於中國人民
的熱烈的愛護，對於敵人的嚴峻的痛恨，——這便是高爾基和中國人民親近的原因。二十
年，蘇聯俄國文學在中國被翻譯最興喜愛。普希金，克雷洛夫，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和其他作家的翻譯，在
一九二一年（辛亥）革命之前，便在中國為人們所熟悉了。中國認識高爾基是從一九一七年
起，但是初次的翻譯（胡適和周國賢的）沒有能夠把高爾基作一個準確的介紹，因為這些都

是從英譯本和日譯本裏轉譯過來的。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之後，才開始出現比較準確的翻譯。最早被譯出的長篇小說母親（沈端先譯）很快的便獲得了極大的聲譽。在個別的報紙上，雜誌上，以及用特別發行的本子出現了高爾基論文、書信和短篇小說的翻譯。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六年，幾乎所有高爾基的偉大作品，都被一一譯出。從一九三〇年到一九三七年，童年出版了十次我的大學，奧羅夫夫婦，福馬·高爾傑夫，幾種短篇小說集，以及克里姆·薩姆金等，這些都曾不止一次的發行了又發行。高爾基的論文和書信，在我們報紙上一發表之後，立刻在中國便被譯出發表。單是截至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中國便出版了一百二十九種高爾基的書。

高爾基的作品，翻譯過和現在翻譯着的人，都是現代中國最大的作家和翻譯家——魯迅，瞿秋白，曹靖華，巴金，華蒂，蕭參和許多別的作家。一九三四年由小說家茅盾（蘇聯讀者以他的子夜而熟悉他）主編，出版了一大冊高爾基短篇小說和關於高爾基論文的集子。在魯迅主編之下，又出了一本高爾基文錄。還出版了幾本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的紀念文集的單行本，和列寧給高爾基的書信等。

在高爾基的作品裏培養了一大批青年作家。

在巴金的許多短篇小說中，覺得有高爾基的影響。因描寫滿洲遊擊鬥爭的出衆長篇報告文學八月的鄉村而爲我們所熟悉的作家蕭軍，關於他自己他說，高爾基的作品對於他的文學發展，給予最大的影響；作家舒羣也是這樣說。

高爾基的影響，在非凡的中國反法西斯作家魯迅的創作上，也很強烈的顯示着。

高爾基的逝世，中國的哀悼是用無數羣衆的追悼會來表示的。在北平，在燕京大學禮堂的講台上掛着這樣的標語：『讓風暴更利害的轟響吧！』『假使敵人不投降，消滅他！』『我們跟高爾基學習，怎樣和法西斯鬥爭！』

中國作家以他們全部的創作事業，以他們建立強大的民族革命戰爭的行動文學——『國防文學』來證明他們會緊緊的握住高爾基的旗幟的。當阿列克賽·馬克西莫維亦提議編輯世界的一日的時候，這建議立刻受到中國作家的擁護。當年便在現代最大作家矛盾的編輯之下，出版了一本大書中國的一日，像鏡子似的把中國人民準備獨立鬥爭的決心，反映了出來。當中國聽到高爾基的號召：『文化的匠人們，要站在那一邊？』整個前進的中國知識份子，

都跑到革命的陣營了。在他們的幫助之下，建立了人數極衆的統一戰線的團體，「救國會」。他們對於宣傳救國的口號，起了很大的作用。響應魯迅的號召，「掉轉槍頭對準共同的敵人，因為現在這是最主要的。」他們們去鼓勵，說服，教育羣衆看清共同的敵人，國外的侵略者和國內的叛徒。

馬克西姆·高爾基不只活在中國許多文化機關，學校，團體的表而活動上，他並且活在偉大的中華民族解放鬥爭的事業裏。

人

蘇聯王。魯波爾作

當一九二四年高爾基得悉符拉奇米爾·伊里支逝世的時候，他立刻坐下來寫了一篇列寧紀念革命工人階級的偉大領袖。這篇著名文章的第一個素描，高爾基稱之爲「人」，因爲對於他，地上沒有再高貴的名字，言語裏沒有再高貴的字眼。

高爾基的一生是爲人服務的，他的全部文學事業，也是在對於人的服務中經過的。如果張

用一個字來表明他作品整個題材，他創作的整個課題，那末除「人」這一個字之外，再也找不到別的字了。

不用爭論，文學逃不了人，也很難指出一個在他的作品裏不說到人的作家。但是「人」對於「人」是不問的，緊緊的是作家把這個字去包含什麼意思。

幾百年來，爲幾百萬「俗人」所特定的基督教「渡世」的文學，會竭力和人鬥爭，把人身上的切活的人性的東西都蝕去了，爲了「天國」的出現，教育基督徒放棄一切人間的事物。

後來在十五十六世紀，在最初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中曾閃現過這種話的人，對於這種人，非但一切人間的和人性的東西沒有關係，甚至於這種人在中世紀的禁慾的齋戒之後，即使曾經浸漬過官能的生活的，也失去人與獸的分界了。

再後來，自從新的「生活主人」上台之後，自從資產階級上台握得政權之後，在生活裏，在文學裏，又產生了人的變形：有一種人的臉變成「資本主義的獸臉」，另一種人的臉在苦難中變得畸形了。

有一種作家簡直沒有看到，或者假裝沒有看到這一點，無憂無慮的用趣味的戲曲小說去

娛樂「生活的主人。」另一種作家，是批判的寫實主義者，把生活和人類反映在他們全部危急的矛盾裏了，——在這種作家中間，會有像畢林斯基，格爾村，赤爾納賽夫斯基等這樣光輝的名字。但是他們並沒有指出，同時也不能夠指出資本主義時代的人陷入俘虜地位之後的任何出路。而人呢，真是從封建奴隸的枷鎖「直接」落到資本主義奴隸的羈絆里，雖然也經過極大的震動。

曾經也有過這樣的作家，——例如我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從人的苦難中甚至於創造了以苦難爲享樂的美學。還有另一種作家，——例如我們的托爾斯泰，——努力消滅人的肉慾，逼使人去跪在神的面前。

神祕者末裔的呼籲，例如希比烏斯的歇斯的里癲癩病的呼聲「我不看見誠命中「相信人類」的一條有真理，」和主張「超人」出現的尼采主義者野蠻的準法西斯主義者的號叫相互和唱，——這兩者的嫌惡人類主義都是相近的。

不錯，在十九世紀的文學裏，也曾聽見過有「愛人類者，」貧血病的資產階級人道主義者，博愛家和社會非戰主義者的軟弱的呼聲，他們低聲的言論，總起來說，是宣傳妥協，赦免和忍耐，

東西來只是——其平且俗，去常規而趨於

就在這種明明的或者隱諱的對於人的擲揀中間，在十九世紀的末葉，在俄國文學裏，發出「歌唱『人』」（譯註：這裏所用的「人」字，是大寫字母當頭的，像過去寫到「上帝」也用大寫一樣。以下凡是大寫的「人」字，譯者都用括弧標明）的高爾基的新的雄壯的呼聲。

在這形象的總的方面，高爾基的「人」決不是「一般的人」，抽象的瞭解。假使抽象的來瞭解，那末地主，資本家，勞動者都是相等的人了。

高爾基的「人」，這大寫的「人」，是每一個人應當做，但還沒有做到的「人」——「我是人慾之可恥的貧乏的不妥協的敵人，我要每一個人都做一個『人』」

高爾基的「人」，正如他在偉大的人民作家的早期作品裏便已描寫的一樣，這是一種以自己的身望爲驕矜，自由的，遠遠的走在人們之前，但又並不脫離他們，而是把他們領在自己的後面的人，這種人是有力的，但並不是「超人」——這是叛逆的人。

那時已經習慣於「人化的神」和灰色的小人的文學，張大了眼睛觀看年輕的高爾基。他們從來沒有看見過在「微小的，可恥的微小的」麻雀裏，在那些撒謊的，缺少靈魂的黃雀裏，在

那些「真理的愛好者」，但極端下賤的啄木鳥裏，有這樣驕矜的鷹。

有一種人把高爾基當做平凡的尼采主義者，另一種人把他當做操體的流浪者，又有一種人把他當做新的「安慰師」，但是他却越飛越高，向革命的太陽起飛越近，並且他從一八九五年的勇敢的鷹變成一九〇一年的驕矜的「海燕」。他又並不思結盟，而與那些庸俗的「自由黨」他已經在被壓迫的，被壓得透不過氣來的，被拋棄在「上流社會」的船舷之外的人身上，顯出真正的人來。他揭穿「安慰的謊言」的散佈者；嘲笑心地良好但是沒有意志的知識份子；責罵市儈，下賤和人面獸心；扯破資本主義的假面具，顯出它的猙獰的獸面。而「人——」——「詩篇」「人——」——「人」的權與力的宣言，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的宣言。而這些詩篇對面來整個資產階級地主文藝的陣營都羣起攻擊高爾基。極右的反動主義者在「人」裏看出「革命的號召，罪惡的宣傳」。上等的資產階級知識份子，學駝鳥的樣子，裝做什麼也沒有發生的樣子，說高爾基是流浪者，說他穿了外套，走進城裏來，便放肆胡說，其實他並沒有說出什麼新的東西來，只是一些平凡的老生常談的話罷了。

但是高爾基却把他的「人」在俄國文學發達史上放了一個里程碑：以前還可以把批評的寫實主義拿起來玩玩，提出「誰的錯？」「怎麼辦？」「爲什麼生活？」等問題而不加以答覆。現在回答是顯明了，今後的道路是顯明了：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道路。

誰的錯？「是這全部的生活，在這種生活中，有些人的不能勝任的奴隸的勞動，全部交給另一些人，使他們能夠吃飽了麵包，還享有精神上的快樂！」

怎麼辦？「解開一切把驚惶無措的人絆繫在相互吞噬的血腥與可惡的獸羣裏的徬徨和錯誤的羈絆！」

爲什麼生活？「爲了推翻，破壞，踐踏一切陳舊的，一切褊狹與污穢的，一切可惡的東西，——在思想所鍛鍊好的自由，美麗——在尊敬人的牢固的基礎上，創造新的東西！」

「一切在於「人」——一切爲了「人」」

此後所有高爾基的藝術事業，都是他的這個「人」的實現，因爲這就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的和寫實主義的原則。

在避暑者和太陽的孩子裏他說明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市儈氣和下賤性。在敵人和母親

裏，他給畫了一張無產階級革命的暴風雨的前夜的圖畫。在奧庫洛夫連環敘事詩裏他把木棒插進市僧的墓裏。在連環敘事詩在羅斯裏，又表明「人在人爲。」在他自傳體的三部曲裏用明顯的筆調描寫出「俘虜」和「俘虜出路」的初步，在阿爾達莫諾夫家裏寫出俄國資本主義的生長和腐蝕的時期，最後，在綜合的克里姆·薩姆金的生活裏，寫出歷史的階段，帝俄四十年來人的喜劇。在庫杜淑夫和薩姆金的具體的形象裏，高爾基又回到從前的「人」與「小市民」的問題，對企圖使「人」下賤的小市民判了最後的死刑。——

「他曾經說：『人這是非凡的。這字說起來多可驕矜！』但是這在資本主義制度的環境裏，只是必要的，而不是實現的，在消滅人奴役人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裏，『人』這個字真正和實際的第一次被提起，很覺驕矜。」

高爾基這是感到的。同時他也看見，並且明白，人的驕矜的資格的實現，是在鬥爭裏達到的，爲了使『人』這個字響亮得很驕矜，必須消滅那些使人墮落的人。